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七

目錄

附方

涼膈散　大承氣湯　達原飲

溫胆湯　碧玉散　理中湯

六和湯　白頭翁湯　黃芩湯

縮脾飲　大順散　來復丹

漿水散　冷香飲子　清暑益氣湯

桂苓甘露飲　二妙散　蒼朮石膏湯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七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　楠編註

山陰　龔子陳祖望　校訂
　　　允占錢　昌

暑病源流論

內經所言六氣變化爲病之道、其晦也久矣、余初集首卷已論其槪、即如暑之一氣、經言先夏至日病名

溫後夏至日病名暑、歷來以夏爲相火司令、遂謂暑者相火病也、竟不思夏至前亦相火司令、而經何獨以夏至日後爲暑病乎、可知必有義理所在矣、既不明其氣之所本、故而變化爲病、莫測其陰陽、自金元以後諸家、乃云動而得之者爲陽暑病、靜而得之者爲陰暑病、相傳以爲定論、夫氣之本於陽也、豈因人靜而得之、即變爲陰乎、莫非靜坐之人受熱邪而不成熱病者乎、若氣之本於陰也、豈因人動而得之、即

變爲陽乎莫非勞動之人受寒邪而不成寒病者乎可知斷無是理也既不能分辨陰陽而見其病變多端於是紛紛議論乃立靜暑動暑常暑暑風暑疫暑溫暑瘵暑瘡暑痿暑瘍等無數名目使後學目眩心迷莫知其緒則臨證罔措以藥試病害難言喻總緣不明六氣變化之理故也夫乾坤交而變水火水即陰之質也火即陽之質也水之寒陰氣也火之熱陽氣也夏至陽極陰生乾變爲姤即火極水生也水火

相蒸即化爲濕故夏至後濕從地升相火下降火濕合而成暑氣故言夏至日後名暑異於夏至前之病也是故人身陽氣旺邪隨火化而成陽暑病人身陽氣虛即隨濕化而成陰暑病也與人之動靜何涉哉仲景之書辨治暑證止有數條然即此數條觀之其邪之爲濕火合化已灼然可見而人自不察耳近世葉天士既詳論溫病辨明與傷寒不同而未暇論暑止有暑必挾濕一語後學忽之故暑之一病至今未

明其氣之源流也夏至前陽盛上升若無異氣夾雜而其病變猶可測識以治夫暑者既由火濕所合而人身之氣亦隨天地而變爲內陰外陽如乾變姤而至遯至否故其爲病變幻尤多不明此理則治不得法其傷人也比傷寒溫熱更甚而醫家病家見其難治而易死也乃混稱爲伏暑傷寒非但不明病邪原委而名實紊亂致舉世迷惑而不悟可不爲之痛心哉蓋風寒溫熱之邪其氣清而受於經絡暑因濕火

鬱蒸而氣濁由口鼻吸受、著於膜原、流傳三焦、必歸脾胃、以脾胃爲濕土、同類相召、故暑病初起、即不欲食、與風寒等邪之受於表者、現證不同也、濕熱瘀滯難解、人身之氣、外陽內陰、故其邪最易內陷而治法不獨、異於傷寒、亦與溫熱迥別、初治不愈、或變痢、變瘧、其邪重而暴者、爲霍亂吐瀉、鬱閉腹痛、即爲痧脹、流於經絡、即成瘡瘍、熱盛化風、或爲痙厥、濕盛傷陽、或成腫脹、邪盛正虛、卒然而死、邪正交混、淹纏不愈

論其病變莫可枚舉總其大綱不離濕火之邪在脾胃也然邪在脾胃不干少陽何以有寒熱往來之瘧疾耶蓋陽明行氣於三陽太陰行氣於三陰脾胃不和則陰陽相乘而成寒熱之瘧也風寒之瘧在少陽故發熱頭痛暑邪之瘧其濕盛太陰者頭不痛熱盛陽明者頭痛在額前與少陽之痛在額角者不同也是故暑病必從脾胃主治也熱盛陽明爲陽暑用白虎等法濕盛太陰爲陰暑往往須薑附方能除其濕

故與夏至前溫病大異也歷來未明氣之所本故論證辨治無規矩尺度惟吳門薛生白著濕熱條辨以太陰陽明爲主治實爲治暑病之準繩其論證也確其辨治也當有合乎聖經之理法者矣然不曰辨暑而曰濕熱者蓋以長夏濕土司令而暑者濕熱病中之一病也卽如仲景云傷寒脈浮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利者不能發黃又云陽明病但頭汗出身無汗小便不利者必發黃此皆

傷風寒而兼陽明太陰濕熱之病也是故言暑者止夏令之一病稱濕熱則其所該者廣而暑病即在其中矣余故錄其辨次於仲景條後以爲治暑病之軌則又酌採古方之相當者附之以備臨證之用也

或問人在天地氣交之中同是外感何以有受於經絡受於口鼻之不同耶余曰火就燥水流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爲一定之理也原其氣不出陰陽淸濁四端而人身半以上天氣主之爲陽身半

以下地氣主之爲陰故如寒濕陰邪下先受之由足經而入風熱陽邪上先受之由手經而入又如雨濕霧露則爲清邪亦中於上故仲景有頭中寒濕納藥鼻中之證治也若暑邪由濕火所化火爲陽而亦上受兼濕而氣濁故由口鼻直入中道膜原逼近胃口所以暑病初起即不欲食瘟疫亦然而與風寒等邪之在表者現證不同然風熱既由上受而傷經絡亦非不入口鼻因其氣清即隨呼而浮於表不能直入

膜原、故葉天士言、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蓋肺之浮分

卽表之衞分、皆在淺處、故其現證、又與暑病不同也、

所以然者、內經言、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常出

三入一、由是可知呼氣盛而吸氣弱、故邪氣之輕清

者、隨呼而浮於表、重濁者、方能乘吸而入於裏也、然

內經統論邪之中人、惟言邪中於陽則溜於經、邪中

於陰、則溜於腑、又曰、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

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中於膺背兩脇、亦各入其經、

却未言由口鼻而入者、但云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又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按此言五氣者、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亦卽燥風寒熱濕之五氣也、在天爲氣、在地成形、人物艸木、莫不由五氣所生養者也、是故舉五氣、則邪氣正氣俱已包括、必由口鼻而入者、後賢因而體會經義、驗之病證、卽知其邪或由經絡而入、或由口鼻而入之不同、推原其故、因有陰陽淸濁之異而然也、

或問火濕合化爲暑似乎一理其所以然者何也余曰太極之體圓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二氣流行互相升降互相轉旋以凝合乎圓體也於是輕淸之氣外旋而爲天重濁之質內凝而成地既分天地以後則升降之氣在地中地爲陰道內經言陰道虛者謂其虛通故二氣得以升降於中也轉旋之氣周地外而天爲陽道內經言陽道實者謂地之厚重實賴天氣以包舉氣弛地卽陷故謂陽道實也陰陽

流行化爲六氣其由地中升降之氣所化者爲主氣以升降有常故年年如是其由地外轉旋之氣所化者爲客氣以轉旋動變故逐年遷移而其源皆出於太極之一動一靜是故由升降而轉旋出於地外由轉旋而升降入於地中循環往復周流不已也主氣升降一歲而復其位以上下之度近也客氣遷移六年始仍其舊以周圍之度遠也其分而爲六氣者自冬至一陽初升至大寒節而出於地名曰風木之氣

漸升漸旺、名曰君火、又旺、則曰相火、故當相火司令一月、正值夏至、其時陽升已極、升極則降、陽降則陰升、陰氣初升而弱、陽氣雖降而强、弱隨强者而化爲濕、如水遇火而濕氣橫流也、故夏至後雖仍相火司令而下降、濕從地升、火濕相合而成暑、故言夏至後病名暑、其氣與夏至前不同也、嗣後陰氣漸升漸旺、故一月後爲濕土司令矣、凡陽强陰弱、陰隨陽而化濕、陰旺陽衰、陽隨陰而化燥、故秋爲燥金司令也、陰

氣大旺、則名寒水司冬令也、以六氣之流行而言、則分君火相火、及其傷人爲病、則不能分君相、惟有風火暑濕燥寒之六氣也、六氣由陰陽變化、氣之過盛、則爲勝、盛極必衰、其衰者反盛、則爲復、皆陰陽互相偏亢故也、其應暖反寒、應涼反熱、非其時而有其氣者、皆勝復之氣所致、有勝必有復、無勝亦無復、蓋陰陽本來兩平、以流行之氣偏傾、而有勝復、無偏傾、則無勝復也、然六氣即是五行、故以風木、濕土、燥金、寒

火名之火本五行之一、以少火壯火而分君相、創成六氣也、五行在地名地支、以木火金水主四時、而辰戌丑未四土、分旺四季、爲春夏秋冬之過脈、內經名四維、以維繫四氣而成一歲之功、因金木水火互相剋制、全賴土氣、以維護之也、五行在天名天干、以春木、夏火、長夏土、秋金、冬水、爲五運、年年如是、故爲主運、而五行各具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之類、陰陽互相生化、故如甲己化土、甲己年以土爲始運、乙

庚化金乙庚年以金為始運逐年變化名為客運是故言六氣五行卽在其中而六氣有勝復五行有生剋所以主運客運主氣客氣流行變化則有駁雜之氣傷人致病內經詳明其理教人避之也然氣之傷人又隨人身陰陽之氣強弱變化為病故所感之氣皆同而各人為病不同必就人身之陰陽氣血經絡臟腑而辨治之故內經分篇各論各有義理不可牽混以解之也至於仲景專論人身受邪六經為病之

證狀脉象而立治法義理又別余每見有將內經論
天地之氣流行變化者牽合附會以解仲景之論則
經義論義俱失如首卷傷寒熱病辨中所言者是也
卽如經云先夏至日病名溫後夏至日病名暑是因
天地之氣變化而分病名也若其氣之傷人卽隨人
身之氣變化爲病而暑由火濕合化故人身陽旺邪
隨火化而成陽暑病人身陽虛卽隨濕化而成陰暑
病也若夏至前溫熱之邪經云熱淫所勝平以鹹寒

是本天地之氣而立治法也如人之稟質虛寒雖感熱氣而不成熱病安可拘熱淫所勝平以醎寒之治法乎餘可類推矣又如風寒在太陽則發熱惡寒傳陽明則不惡寒而反惡熱傳少陽則寒熱往來此仲景專明邪隨人身之氣變化為病者若以內經論天地之氣變化者牽合附會以解之則經義論義俱失矣今有解仲景之論者曰內經以太陽寒水司終氣其經本寒標熱故其感邪有標本從化之不同故仲

景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是邪從標化、太陽主病、陽經受邪也、其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是邪從本化、寒水主病、陰經受邪也、余按此言本寒標熱、故以仲景所云發熱、是從標化、陽經受邪、無熱、是從本化、陰經受邪、此等似是實非之言、惑人最甚、若然則仲景云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若言其邪從標化而發熱也、却又在少陰、不在陽經、若言其邪從本化而在陰經也、却又發熱、並

非無熱請問何以解之或又解曰此冬時陽不潛藏其氣不寒而溫寒復外加溫邪內伏直入坎中與龍火俱化是爲冬溫此乃對化即岐伯所謂不從標本從乎中氣也余按言對化者以標本對待而化故謂不從標本從乎中氣也然既標本對化冬溫之邪內伏與龍火俱化則腎已熱矣寒復外加則內熱更甚必當用解外寒清內熱之藥何以反用麻黃附子細辛之大熱大散能不立涸其腎水乎可知仲景必無

如是之謬法其非對化之邪可見矣或曰對化冬溫之邪內伏是仲景所云伏氣之病也余曰伏氣且置請問仲景所云少陰病發熱者既不從標本又不從對化却從何處而化耶嗟乎何迂拙之甚哉殊不知內經論天地之氣流行變化之道與仲景之論人身受邪六經為病之證本無交涉彼言天地太陽之氣此言人身太陽之經義理迥別而必欲牽合附會不獨自迷且以惑人使後學不知義理所在是故註解

愈多而、仲景之道愈晦矣、可慨哉、或曰、靈樞衛氣篇云、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則人身六經原有標本、今云太陽經本寒標熱、豈非原出經旨乎、余曰、聖經之言、皆是活法、其理無不圓、義無不通、迂拙者、牽合附會而穿鑿之、則活法變成死法、而不可用、反使理不得圓、義不得通矣、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則復靜、靜極則復動、是故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此陰陽生化自然之理也、陽者熱氣也、

陰者、寒氣也、陽極生陰、其氣本熱也、及至陰盛、其標寒矣、陰極生陽、其氣本寒也、及至陽盛、其標熱矣、陽盛名太陽、故謂其本寒標熱也、如冬至一陽初生、其氣本寒也、到夏至爲標熱矣、夏至一陰初生、其氣本熱也、到冬至爲標寒矣、春分秋分、是不從標本而從中氣者、以陰陽均平、即爲標本對待而化之氣也、六氣由陰陽所化、不離陰陽之體、故其流行必有標本寒熱之理存焉、若人身六經之標本也、岐伯曰、足太

陽之本在踵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又曰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此言足太陽經脈起於兩足踵之上由身背而上行至頭項下行絡於兩目而止手太陽經脈由手上行至頭兩目之上而止是以經脈起處爲本止處爲標也若拘執標本寒熱之氣以論經脈莫非人之兩手兩足常寒而兩目常熱者乎豈不可笑哉且本言太陽之標本寒熱也又以仲景所云發熱是從標

化陽經受邪無熱是從本化陰經受邪言陽經者統三陽經也陰經者統三陰經也既言太陽一經之標本寒熱何以證三陽三陰六經之受邪哉其悖仲景之義且置勿論矣豈非顛倒錯謬反使理不得圓義不得通乎而猶自以爲是此眞食古不化迂拙之甚者也或曰內經所論天地之氣流行變化與仲景所論入身六經病證若予言其本無交涉而經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又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

之所起、不可以爲工者、則人身之病、由天地之氣所致也、可謂其無交涉哉、余曰、經旨義理、各有專主者、不可牽混、其義理互通、互相發明者、方可印證、故解經。有。分。合。之。不。同。謂本無交涉者、義理各有專主、若牽合附會、即如上文所云、反使理不圓、而義不通矣、所云必先歲氣者、教人辨氣之源流也、如夏至前陽上升、爲溫熱之氣、夏至後陽下降、即變爲暑氣、歷來以夏爲相火司令、遂謂暑者相火病、殊不思夏至前

亦相火司令、何以名溫、是不明歲氣生化之理也、若夏至前溫熱、或遇濕土之客氣加臨、而火濕相合、其氣與夏至後相同也、若夏至後火濕合化成暑、或遇二火之客氣加臨、則火盛而濕消、其氣與夏至前相同也、即此而餘可類推矣、醫者先必察之、以明氣之源流也、若氣之傷人、又隨人之強弱變化爲病、故各有義理、專主不可牽混也、夫一陰一陽之爲道、是陰陽均平、天地中和之氣也、人得中和之氣、則生、遇偏

亢之氣則病受乖戾之氣則死既明邪氣之源流隨其病氣之寒熱元氣之虛實而善調之以復其天地中和之氣則生若不善治而反致偏者益偏則伐其天和矣是故不知其年主客運氣之所加臨六氣盛衰勝復之道人身受邪之由元氣虛實病因之所起者惟憑臆見而亂治殺人則不可以爲工矣故曰上工治病十全九下工治病十全六吾今欲求下工不可得而見也良以聖經義理精妙無窮活變圓通要

人自悟其能觸類隅反者點鐵成金如或膠柱刻舟者點金成鐵噫焉得有明理者而與暢談醫道亦可以無憾矣跂予而望之也

暑病脈證治法

金匱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人身分六經辨表裏之淺深分三焦定上下之部位而臟腑經絡氣血流行四通八達故上焦外通太陽陽明中焦外通少陽太陰下焦外通少陰厥陰此上下表裏互相貫注者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衛之氣內出於脾胃外統於太陽而上焦即爲太陽陽明之裏也暍者暑也暑由口鼻吸受而入膜原仲景標太陽中暍者中於太陽之裏而在上焦即膜原之地也所以不言上焦者上焦統太

陽陽明兩經、太陽淺而陽明深、邪必先受淺處、故標太陽、而與風寒之中於太陽之表者、實不同也、如其未明此理、則不知仲景治法綱要之所在、而與傷寒牽混不清矣、夫傷寒傳陽明化熱、方用白虎湯、今云太陽中暍而有用白虎湯者、可見其邪不在太陽之表、而在太陽之裏、逼近胃口、故現身熱而渴之陽明證、即當用白虎湯也、是故分六經以辨證、則包括表裏淺深、上下三焦、精細周到、若

止分三焦、則疎略而不能精詳矣、所以仲景於六經中、各經皆有表裏之分、若不細審、則其精微理法、皆不能明也、且如溫病從內發者、故發熱而渴不惡寒、暑邪從外受、故發熱而惡寒、此條濕重火輕、故無渴、若火邪重者、如下條之必渴矣、以其濕重、故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屬太陰之證也、濕閉三焦、陽氣不達於表、則必惡寒、內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故小便已、表氣欲通、不得

通則灑然毛聳如水灑身而手足逆冷全是濕鬱其陽氣之故也濕中原有熱伏故小有勞則邪熱動而身即熱也脾胃氣虛而口開不闔邪熱熏蒸而前板齒燥也此濕盛閉熱之證當先開泄其濕以利小便使陽氣通則熱外透即可一清而愈如不知此理見其發熱惡寒認作外感風寒而發其汗則陽氣走泄而表益虛濕邪反閉而不去故惡寒更甚也或見其惡寒甚又加溫針反助其濕中

之火、故發熱又甚也、或見其發熱甚、誤作傷寒之傳裏化熱而數下之、則三焦氣陷、小便閉澁、濕熱下墜、則淋痛不止也、嗚呼、後世不明暑邪之源流、妄意揣度而亂治、豈料仲景於二千年前、已歷歷言之如繪、此其所以爲醫聖也、與此條無方、總因書有殘缺之故、若按本證未經誤治、以先宜五苓散、或後世之藿香正氣散、皆爲合法、因其濕邪所閉也、如東垣所擬清暑益氣湯、則太補而閉其邪、

或擬以白虎湯、則又太涼、而過其濕、皆非所宜也、
若經誤治後、更當別論矣、
或曰、既是太陽中暍、而子何以言屬太陰之證也、
余曰、膜原爲太陽之裏、指其邪之始受也、由膜原
傳三焦、則小便已而毛聳、由三焦歸脾胃、則口開
而前板齒燥、脾胃主肌肉、濕傷肌肉、故身重疼痛、
卽脾胃之表證也、脾胃者、濕土也、熱盛於濕者、屬
陽明、濕盛於熱者、屬太陰、是陰陽相感而相應、一

定之理也由是觀之暑邪之爲濕火合化仲景固

已昭示後人其如人之不悟何哉

金匱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白虎

加人參湯主之

此即申明熱重於濕屬陽明之證而始中於太陽

之裏也故特標中熱又恐人誤作夏至前之溫熱

故又曰暍是也內經言暑當與汗皆出勿止以其

熱中有濕濕盛則閉其熱不得泄熱盛則蒸其濕

而爲汗故勿止其汗以閉熱也汗出而腠理疎故惡寒內熱盛而身熱口渴故當淸內熱白虎湯是陽明之主方也加參益氣以生津止渴蓋津由胃氣化水穀以生者邪熱無不傷氣而耗津津耗則渴矣此與濕重之證治不同也

金匱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此又中暍濕重於熱之證而因有不同前條脈證

細孔遲、是濕火交混之邪、由表而入、故惡寒、此脈微弱者、因受暑發熱、熱盛而多飲冷水、水隨胃氣外行皮中、以脾胃主肌肉、皮中者肌肉也、故身熱而疼重、水過其中、氣而脈微弱、故以瓜蒂湯吐之、吐之、則陽氣伸、氣伸、則在內之水上下分消、在表之水化汗而泄、其熱亦隨之而去矣、或曰、既云水行皮中、豈非由浴於冷水所致乎、余曰非也、若浴冷水而傷表陽則必惡寒而脈緊當用解表之藥

矣。今無惡寒、而不用表藥、可知其水非從表入也、因營氣起於中焦而行脈中、冷水過之、營氣不達。故脈微弱。其水漸隨胃氣而行皮中、故身熱疼重也、仲景雖止三條、而暑邪之源流、病因之別異、證狀之變化、已極詳明、學者能於此而熟玩深究之、則治暑之道、思過半矣、夫濕盛則爲陰暑、故脈多微弱、或弦細芤遲、其不明此理者、以脈弱爲虛、而用補法、不知皮膚其邪、如油入麪、其邪輕者因而

乍寒乍熱、困倦食少、口干無味、夜不能寐、更似虛勞、醫者不悟、或告以伏邪之故、病者反不能信、遂致淹纏而終、死者有之、衆醫聚議、詫爲奇病、其邪重者、補之卽變悶痧而死者多矣、良可慨也、蓋因東垣之辨內傷外感也、其曰、外感手背熱、內傷手心熱、外感頭痛不止、內傷時痛時止、外感脈盛、內傷脈虛、殊不知暑病邪在脾胃、其手心無不熱也、自汗出、其手背不熱也、濕熱相蒸、勞動則熱、動而

頭痛靜息則熱伏而不爲故亦時痛時止也熱傷氣者脈則虛大無力白虎湯證也濕閉清陽脈則微弱弦細芤遲五苓散瓜蒂湯等證也其有止記東垣之言不知仲景理法者無不將暑而作虛治以殺人於冥冥中後世論云無東垣則內傷不明故以配仲景爲四大家嗟乎誰知因東垣反使外感不明誠得罪於仲景者也反謂其補仲景所未備莫非仲景金匱要略未明內傷者乎此等臆說

相沿、遂使仲景之道不明、而軒岐之正脈斷也、悲夫、且自宋分雜病爲金匱要略、其各條證治更紊、而傷寒論中、仍有非風寒證治攙混者、即如所云、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中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歷來或以此條解作痰病者、余細詳其因、必兼外邪、與前條中暍瓜蒂湯證相類、何也、病如桂枝證

者脈浮　自汗出發熱而惡風寒也頭不痛項不強其非太陽風寒之邪是客於膜原之暑邪也何也若無暑邪焉有發熱惡寒自汗出之證乎即如前條白虎湯證有自汗惡寒發熱因其渴爲內熱盛故用白虎湯清熱此內挾痰飲與暑搏結故但寸脈微浮胸中痞鞕而升降不利氣沖咽喉不得息故言胸中有寒者指寒飲也如桂枝證者謂暑邪也正如上條之用瓜蒂湯同屬一理彼則新入

之水、此則夙蘊之痰、故以瓜蒂散吐、其痰飲、而暑亦隨解矣、若有亡血宿病、及虛家、不可用吐法、恐致虛陽上升、而變厥逆、又當別議治法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病人者、指如桂枝證之病人、又加手足厥冷、脈乍緊者、寒飲閉其暑熱、結在胸中、熱不得外泄、故心下滿而煩、熱邪內擾、則饑、濁壅不開、仍不能食也、

首條中暍、手足逆冷、以外濕鬱其陽氣、故脈弦細芤遲、此以內飲閉其外邪、故亦手足厥冷、而脈乍緊、病在胸中痰飲閉結、故亦宜瓜蒂散吐之、而與外濕鬱其陽氣者、治法不同也、

病胸上諸實。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倩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下利。日十餘行。其脈反遲。寸口脈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則止。

病胸上、諸實者、若止痰飲、不過滿悶而已、因挾暑

濕遂致上結下利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其腹滿難忍欲人按之按之則氣行飲動而上溢則有涎唾番濕下走則泄利日十餘行此亦濕重之證故脈反遲滑者熱伏濕中也故當吐之痰飲出而陽氣升則濕由小便而去其下利自止而熱亦解矣余觀此數條實類暑證故彙於此更俟高明辨之

附方

五苓散

方見前第六卷霍亂篇

霍香正氣散

霍香　陳皮　半夏製　大腹皮

白芷、茯苓　白朮、厚樸

桔梗　紫蘇　甘艸

右分兩多寡隨證酌定加生薑紅棗煎服

人參白虎湯

方見前第六卷溫病篇

瓜蒂湯

瓜蒂十四枚

右剉以水一斗（恐是升字）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瓜蒂散

瓜蒂一分（炒黃） 赤小豆二分 右二味各別擣篩爲散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即淡豆豉）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

薛生白濕熱條辨　會稽章　楠略釋

濕熱證。始惡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口渴不引飲。

先生自註曰、此條乃濕熱證之提綱也、濕熱證、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釋曰胃爲戊土屬陽脾爲己土屬陰濕土之氣同類相召故濕熱之邪始雖外受終歸脾胃也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在太陰、外邪傷人必隨人身之氣而變如風寒在太陽則惡寒傳陽明即變爲熱而不惡寒今以火濕所合之邪故人身陽氣旺即隨火化而歸陽明陽氣虛即隨濕化而歸太陰也病

在二經之裏者、每兼厥陰風木、以肝脾胃所居以部位相近故也

少陽厥陰同司相火、少陽之氣由肝胆而升、陽明流行於三焦、即名相火

太陰濕熱內鬱、鬱甚、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表裏上下、充斥肆逆、經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少火者陽和之生氣即元氣也壯火者亢陽之暴氣故反食其元氣食猶蝕也外邪鬱甚使陽和之氣悉變爲亢暴之氣而充斥一身也故是證最易耳聾、干嘔、發痙、發厥、濕火之邪蒙蔽清陽則耳聾內擾肝脾胃則干嘔而痙厥而提綱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諸證皆濕熱病兼見之變局、而非濕熱病必見之正局也、必現之證

標於提綱、使人辨識、不至與他病混亂、其兼現之
變證、或有或無、皆不可定、若標之反使人迷惑也、
始惡寒者、陽爲濕遏而惡寒、終非若寒邪傷表之
惡寒也、濕火合化之氣、即同暑氣、濕爲陰邪、始遏其陽而惡寒、以濕中有火、終非如寒邪之純陰而惡寒甚也、後但熱不寒、則鬱而成熱、反惡熱矣、人身陽氣旺、則濕隨火化而成熱矣、熱甚陽明、則汗出、熱在濕中、蒸濕爲汗、濕蔽
清陽、則胸痞、濕邪內甚、則舌白、濕熱交蒸、則舌黃、
熱則液不升而口渴、濕則飲內留而不引飲、以上皆明
提綱所標爲必有之證也、然所云表者、乃太陰陽明之表、而非

太陽之表、濕熱邪歸脾胃非同風寒之在太陽故也太陰之表、四肢也、陽明也、陽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四肢稟氣於脾胃而肌肉脾胃所主若以脾胃分之則胃爲脾之表胸爲胃之表也故胸痞爲濕熱病必有之證、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胸與四肢肌肉皆脾胃之表分濕熱在脾胃故必有諸表證可驗也其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爲寒水之腑、腎爲寒水之臟、太陽腎之腑也主一身之表、太陽經脈行於背陽明行於前少陽行於旁太陽之腑爲膀胱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故主一身之表也風寒必自表入、故屬太陽、濕熱不必盡從表入、故

不必由太陽、況風寒傷營衛、營衛乃太陽所司、表濕傷肌肉、肌肉爲陽明所主、寒濕之屬太陽者、以太陽爲寒水、同氣相求也、（寒濕皆陰邪、故下先受之、始入足太陽經、）濕熱之屬陽明者、以陽明爲中土火化從陽也、（胃爲陽土、脾爲陰土、濕者土氣也、濕與火合則歸陽明、濕與寒合則歸太陰也、）濕熱之邪從表傷者、十之一二、（是濕隨風寒而傷表、鬱其陽氣而變熱、如仲景條內之麻黃赤小豆湯證也、）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濕合火氣如暑邪之必由口鼻而入也、）陽明爲水穀之海、太陰爲濕土之臟、故多由陽明

太陰受病、濕輕火重則歸陽明濕重火輕則歸太陰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卽三焦之門戶、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外經絡內臟腑膜原在內外交界之地也邪由上受、直趨中道、故病多歸膜原、膜原外通肌肉、不獨口鼻所入之邪歸之肌肉濕熱之邪亦必歸之也其爲三焦之門戶而近胃口故膜原之邪必由三焦而歸脾胃也要之濕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經言先夏至日病名溫後夏至日病名暑正爲氣候變遷則病邪不同也溫病乃少陰太陽同病、冬傷寒邪伏於少陰化熱至春發出於太陽而爲溫病卽仲景所論者也若葉氏所論之外感溫病則又不同者矣濕熱

乃陽明太陰同病也、始受於膜原、終歸於脾胃、而提綱中言不及脈者、以濕熱之證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各隨證現、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後人眼目也、陽明熱盛現陽脈、太陰濕盛現陰脈、故各隨證現也、濕熱之證陽明必兼太陰者、徒知臟腑相連、濕土同氣、而不知當與溫病之必兼少陰比例、少陰不藏、木火內燔、風邪外襲、表裏相扇、故爲溫病、此即經言冬不藏精、春發溫病、先由內傷而後外感、膏粱中人多有之、其冬傷於寒由少陰伏邪至春發出於太陽之溫病、藜藿中人多

有之是必兼少陰者也若外感太陰內傷濕飲停溫病邪由上受者又有不同也聚客邪再至內外相引故病濕熱脾主為胃行津液者也脾傷而不健運則濕飲停聚故曰脾虛生內濕也此皆先有內傷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臟之謂若濕熱之證不挾內傷中氣實者其病必微或有先因於濕再因饑飽勞役而病者亦屬內傷挾濕標本同病然勞倦傷脾為不足濕飲停聚為有餘所以內傷外感孰多孰少孰實孰虛又在臨證時權衡矣

濕熱證。惡寒無汗。身重頭痛。濕在表分。宜藿香、香薷、羌活、蒼术皮、薄荷、大力子、即牛蒡子等味。頭不痛者、去羌活。

歷來以香薷飲為治暑主方。今薛氏第一證、即用香薷。可見其辨論即暑病也

身重惡寒、濕過衛陽之表證、頭痛必挾風邪、故加羌活、不獨勝濕、且以祛風、此條乃陰濕傷表之候、以其惡寒而不發熱故為陰濕

濕熱證。惡寒發熱。身重。關節疼痛。濕在肌肉。不為汗解。宜滑石、大豆黃卷、茯苓皮、蒼术皮、鮮荷葉、藿香葉、

白通艸、桔梗等味、不惡寒者、去蒼术皮、

此條外候、與上條頗同、惟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乃濕邪初犯陽明之表、故略見惡寒、及至發熱惡寒當自罷矣、用藥通陽明之表、而卽清胃脘之熱者、不欲濕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濕邪之淡滲下走耳、此乃陽濕傷表之候、以其惡寒少而發熱多故爲陽濕也

濕熱證。三四日卽口噤。四肢牽引拘急。甚則角弓反張。此濕熱侵入經絡脈隧中。宜鮮地龍、秦艽、威靈仙、

滑石、蒼耳子、絲瓜籐、海風籐、酒炒黃連等味、

此條乃濕邪挾風者、風爲木之氣、風動則木張、乘入陽明之絡、則口噤、走竄太陰之經、則拘攣、故藥不獨勝濕、重用息風、一則風藥能勝濕、一則風藥能疎肝也、選用地龍諸籐者、欲其宣通脈絡耳、二十

經絡皆有筋相連繫、邪由經絡傷及於筋則瘛瘲拘攣、角弓反張、筋由肝所主、故筋病必當疎肝也

或問仲景治痙、原有桂枝加栝蔞根及葛根湯兩方、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耶、今之痙者、與厥相連、

仲景不言及厥、豈金匱有遺文耶、余曰非也、藥因病用、病源既異、治法自殊、傷寒之痙自外來、謂由外感風寒所致證屬太陽、口噤即兼陽明、義詳前卷本篇治以散外邪爲主、濕熱之痙自內出、濕熱內壅以致肝風鴟張故也波及太陽、治以息內風爲主、蓋三焦與肝胆同司相火、少陽生氣升於肝胆流行三焦名相火也中焦濕熱不解、則熱甚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火動則風生、而筋攣脈急、風扇則火熾、而識亂神迷、身中之氣、隨風火上炎、而有升無降、常

度盡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內經所謂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暴厥者是也、外竄經脈則成痙、內侵膻中則爲厥、痙厥並見、正氣猶存一線、則氣復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所以痙之與厥、往往相連、傷寒之痙自外來者、安有是哉、暑月痙證、與霍亂同出一源、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痙、但痙證多厥、

霍亂少厥、蓋痙證風火閉鬱、鬱則邪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解、不至循經內走、故少厥、此痙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痙邪留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扇、則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濕化、邪由濕而停留、則淫及諸筋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痙與厥之遺禍也、痙之攣急、乃濕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濕、痙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

則由臟及經而擧總由濕熱與風淆亂淸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濕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濕少則風乘三焦而痙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干枯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之津液所關顧不鉅哉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干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益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

知也、

楠按仲景所論痙病、固屬外感風寒濕邪、與濕熱之痙由內風者不同、若仲景所論霍亂、亦是寒濕之邪、故以理中丸爲主治、桂枝湯和表也、今薛氏云暑邪之痙與霍亂同源者、謂其皆由濕火生風所致也、然同中有異、不可不辨、蓋濕不盛不成霍亂、風火不盛不成痙厥、則霍亂與痙厥有陰陽虛實之迥殊、何也、夏至後人身之氣外陽內陰、濕爲

陰邪再傷脾胃以致霍亂吐瀉往往陽氣驟脫而死其不死而脈細肢冷者急須先回其陽如古方之冷香飲漿水散等用薑附艸果桂枝正爲此等病證而設即所謂陰暑病也不可謂夏日而投涼藥則死矣若其人陽旺陰虛則邪隨火化火鬱生風而致痙厥自當淸涼以散風火或兼養陰故與霍亂大不同也更如夏至前溫熱之邪則多痙厥却與暑邪不同暑邪由濕鬱風火外走則痙內侵

則厥若溫邪、其熱內閉心包則厥、肝腎陰涸則瘛、若厥而不瘛者、急急開閉泄熱、瘛而不厥者、急須大劑滋陰、若瘛厥並現、多死不可治、其所以不同者、暑邪挾濕、陽中有陰、溫熱生風、偏陽之邪、故少有霍亂、以夏至前人身陽氣猶在內也、偶或有之、必另挾穢濁寒濕之氣、須詳審其因、是故六氣之邪為病不同、治法各異、不可不明其邪之源流也、且如傷寒之邪、必分六經以辨證、溫熱暑邪、皆由

上受，先傷于經，漫延三焦，表裏氣機窒滯，二便每多閉濇，其胃腑並無實結之邪，昧者鬨其大便不解，妄用攻瀉，反使在表之邪深陷而不得出，余見如此而死者多矣，殊不知表裏之氣，必由三焦轉輸，使三焦氣調，則二便自利，邪亦可解，不明此理，則妄治以殺人，冥報顯赫，可不慎哉，

濕熱證。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痙神昏讝語或笑。邪灼心包。榮血巳耗。宜犀角、羚羊角、連翹、生地、元參、

鈎籐、銀花露、鮮菖蒲、至寶丹等味、

上條言痙、此條言厥、濕暑之邪本傷陽氣、及至熱極、逼入榮陰、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包受灼、神識昏亂、用藥以清熱救陰、泄邪平肝爲務、暑由火濕合化、濕盛先傷陽、火盛郎傷陰也、

濕熱證。發痙。神昏笑妄。脈洪數有力。開泄不效者。濕熱蘊結胸膈。宜仿涼膈散。若大便數日不通者。熱邪閉結腸胃。宜仿承氣微下之例、日宜仿、日微下、教人細審詳慎、不可孟浪

攻瀉、蘊暑濕粘滯、須化氣緩攻、不同傷寒之邪化熱而燥結、須用鹹苦峻下、否則燥結不行也。

此條乃陽明實熱、或上結、或下結、上謂胸膈。下謂腸胃。清熱泄邪、止能散絡中流走之熱、而不能除腸中蘊結之邪、故陽明之邪、仍假陽明爲出路也、陽明實熱舌苔必老黃色、或兼燥若猶帶白色而滑者、乃濕重爲夾陰之邪、或脹滿不得不下、須佐二朮健脾燥濕、否則脾傷氣陷、下利不止、即變危證、蘊濕重屬太陰證、必當扶脾也。

濕熱證。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痙厥。熱邪充斥表裏三焦、宜大劑犀角、羚羊角、生地、

元參、銀花露、紫草、方諸水、金汁、鮮菖蒲等味、此陽明熱盛生風而痙厥太陰濕盛挾熱而下利也

此條乃痙厥中之最重者、上爲胸悶、下挾熱利斑疹、痙厥、陰陽告困、獨清陽明之熱、救陽明之液爲急務者、恐胃液不存、其人自焚而死也、

濕熱證、寒熱如瘧、濕熱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樸、檳榔、草果、藿香、六一散、蒼朮、半夏、乾菖蒲等味、

瘧由暑熱內伏、秋涼外束而成、若夏月腠理大開、

毛竅疎通、安得成瘧、而寒熱有定期、如瘧證發作者、以膜原爲陽明之半表半裏、濕熱阻遏、則營衞氣爭、證雖如瘧、不得與瘧同治、故仿吳又可達原飲之例、葢一由外涼束、一由內濕阻也、膜原在半表半裏、正如少陽之在陰陽交界處、相同、而營衞之氣、內出於脾胃、脾胃邪阻、則營衞不和、而發寒熱之瘧也

濕熱證、數日後、脘中微悶、知饑不食、濕邪蒙繞三焦、宜藿香葉、薄荷葉、鮮荷葉、鮮稻葉、枇杷葉、佩蘭葉、蘆尖、冬瓜仁等味、

此濕熱已解、餘邪蒙蔽清陽、胃氣不舒、宜用極輕清之品、以宜上焦陽氣、若投味重之劑、是與病情不相涉矣、

濕熱初起、亦有脘悶懊憹、汗出、口渴、眼欲閉、時譫語、濁邪蒙閉清陽在上焦者、宜用桔梗、枳殼、淡豆豉、生山梔、涌泄法、若投輕劑、又與病情不相合矣、

此說須與前後兩條參看、同一邪在上焦、而前條屬虛、此條屬實、且同一實證、而後條邪在中焦、此

條邪在上焦、臨證者當慎之、解後餘邪爲虛、初發爲實、上焦近心、故有懊憹譫語、中焦離心遠、故無、如其舌黃邪盛、亦有發譫語者也、

濕熱證、初起發熱、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濕伏中焦、宜藿梗、蔻仁、杏仁、枳殼、桔梗、鬱金、蒼朮、厚樸、艸果、半夏、乾菖蒲、六一散、佩蘭葉等味、

濁邪上干、則胸悶、胃液不升、則口渴、病在中焦氣分、故多開中焦氣分之藥、此條多有挾食者、其舌根現黃色、宜加瓜蔞、查肉、萊菔子、

濕熱證。數日後。自利溺赤。口渴。濕流下焦。宜滑石、豬苓、茯苓、澤瀉、萆薢、通艸等味、

下焦屬陰、太陰所司、陰道虛、故自利、化源滯、則溺赤、脾不轉津、則口渴、總由太陰濕勝故也、濕滯下焦、故獨以分利爲治、然兼證口渴胸痞、須佐入桔梗、杏仁、大豆黃卷、開泄中上、源清、則流自潔、不可不知、以上三條、俱濕重於熱之候、腎開竅於二便主下焦之氣故爲胃之關。此言下焦屬陰太陰所司者。以脾胃統一身之陰陽。故陽明司上太陰司下也。陽明行氣

於三陽太陰行氣於三陰故太陰濕重下流而利也其言陰道虛者素問太陰陽明論言陽道實陰道虛蓋以地爲陰道而虛通能受天氣之升降於中而生化萬物地形之厚重實賴天氣之承載故陽道爲實也人身脾土即地道也實賴陽氣之鼓動而能健運若陽氣弱而不鼓則其陰道本虛遂致下利而不轉輸津液以上潤則口渴總由濕邪所壅陽氣不振之故與彼火盛劫津之口渴迥異彼當清火以生津此當通陽以利濕者也

濕熱之邪不自表而入故無表裏可分謂由膜原中道而入也雖無表裏之分亦有淺深之當辨而未嘗無三焦可辨猶之河間治消渴以分三焦者是也夫熱爲天之氣濕爲地

之氣、此言其本也、如雨濕却從天降、以其本乎地、故親下也、雲氣自地而升、以其本乎天、故親上也、此陰陽相交而互生互化、故其傷人為病、亦必隨陰陽之氣而變化、熱得濕而熱愈熾、濕得熱而濕愈橫、此濕熱相蒸、節陰陽互相生化之理、故二氣俱長也、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交合、其病重而速、故當開泄以分其勢、若誤作虛而用補法、即成閉痺而死、濕多熱少、則蒙上流下、當三焦分治、調三焦之氣、分利其濕也、濕熱俱多、則下閉上壅、而三焦俱困矣、則當開泄清熱兩法並用、猶之傷寒門二陽合病、三陽合病是也、仲景溫熱病亦分六經、故亦將二陽合病三陽合病、蓋太

陰濕化、三焦火化、有濕無熱、止能蒙蔽清陽、或阻於上、或阻於中、或阻於下、若濕熱一合、則身中少火、悉化爲壯火、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而爲虐者哉、此惟陽旺之人爲然、邪由濕火二氣所合、陽旺之火則邪隨火化而爲陽證、陽虛之人邪隨濕化而爲陰證、陽證宜寒涼清火爲主、陰證當溫燥利濕爲主也、所以上下充斥內外煎熬、最爲酷烈、兼之木火同氣、表裏分司、再引肝風、痙厥立至、胃中津液幾何、其能供此交征乎、至其所以必屬陽明者、以陽明爲水穀之海、鼻食

氣口食味悉歸陽明、邪從口鼻而入、則陽明爲必由之路、其始也、邪入陽明、早已先傷其胃液、其繼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資於胃液、司命者可不爲陽明顧慮哉、此專論陽旺人之陽證、而屬陽明。若陽虛人之陰證、則屬太陰也。

或問木火同氣、熱甚生風、以致痙厥、理固然矣、然有濕熱之證、表裏極熱、不痙不厥者何也、余曰、風木爲火熱引動者、原因木氣素旺、木旺由於水虧、故得引火生風、反焚其木、以致痙厥、若水旺足以制火而生木、即無痙厥者也、肝陰先虧、內外相

引兩陽相扇、風火兩陽因而動張、若肝腎素優、並無裏熱者、火熱安能招引肝風也、試觀小兒、一經壯熱、便成瘛瘲者、以純陽之體、陰氣未足、故肝風易動也、瘛瘲卽抽搐、大人痙厥之類。

濕熱證、舌徧體白、口渴、濕滯陽明、宜用辛開、如厚樸、艸果、半夏、乾菖蒲等味、舌白者、言其苔、如苔滑而口不渴者、卽屬太陰證、當溫之此濕邪極盛之候、口渴、乃液不上升、非有熱也、辛泄太過、卽可變而爲熱、以其屬陽明、濕邪開泄、則陽氣伸而熱透、而此

時濕邪尚未蘊熱、故重用辛開、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陽氣伸則津液化·而得上輸下布也·）

濕熱證、舌根白、舌尖紅。濕漸化熱。餘濕猶滯。宜辛泄佐清熱。如蔻仁、半夏、乾菖蒲、大豆黃卷、六一散、連翹、菉豆殼等味、

此濕熱參半之證、而燥濕之中、即佐清熱者、亦所以存陽明之液也、上二條憑驗舌以投劑、極爲臨證時要訣、蓋舌爲心之外候、濁邪上熏心肺、舌苔

因而轉移、葉天士溫病論辨舌最爲精詳宜合觀之

濕熱證。初起即胸悶不知人。瞀亂。瞀音茂昏憒也大叫痛。濕熱阻閉中上二焦。宜艸果、檳榔、鮮菖蒲、六一散、芫荽、各重用、或加皂角、地漿水煎、於陰地掘坑汲淨水倒坑中攪之候澄清名地漿水能解暑毒

此條乃濕熱俱盛之候、而去濕藥多、清熱藥少者、以病邪初起即閉、不得不以辛通開閉爲急務、不欲以寒涼凝滯氣機也、

濕熱證。四五日。口大渴、胸悶欲絕。千嘔不止。脈細數。舌光如鏡。胃液受刼。胆火上冲。宜西瓜汁、金汁、鮮生地汁、甘蔗汁、磨服鬱金、木香、香附、烏藥等味、舌光無苔。津枯而非濁壅。反胸悶欲絕者。肝胆氣上逆也

此榮陰素虧、木火素旺者、木乘陽明、耗其津液、幸無飲邪、故一清陽明之熱、一散少陽之邪、不用煎者、取其氣全耳、諸汁滋胃液辛香散逆氣。

濕熱證。嘔吐清水。或痰多。濕熱內留。木火上逆。宜溫

胆湯加瓜蔞碧玉散等味、即六一散加青黛以清肝胆之熱、上條液枯以動肝胆之火此條痰飲鬱其肝胆之火也

此素有痰飲、而陽明少陽同病、故一以滌飲、一以降逆、與上條嘔同而治異、正當合參、上條燥火而干嘔此條飲邪故嘔水

濕熱證。嘔惡不止。晝夜不差欲死者。肺胃不和胃熱移肺肺不受邪也。宜用川連三四分、蘇葉二三分、兩味煎湯呷下即止、

肺胃不和、最易致嘔、蓋胃熱移肺、肺不受邪、還歸於胃、必用川連以清濕熱、蘇葉以通肺胃、投之立愈者、以肺胃之氣非蘇葉不能通也、分數輕者、以輕劑恰治上焦之病耳、

濕熱證、咳嗽。晝夜不安。甚至喘不得眠者。暑邪入於肺絡。宜葶藶、六一散、枇杷葉等味、

人但知暑傷肺氣則氣虛、而不知暑滯肺絡則肺實、葶藶引滑石、直瀉肺邪、則病自除、

濕熱證。十餘日。大勢已退。惟口渴。汗出。骨節痛。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湯泡於术。隔一宿。去术。煎飲。

病後濕邪未盡、陰液先傷、故口渴身痛、此時救液則助濕、治濕則刼陰、宗仲景麻沸湯之法、取氣不取味、走陽不走陰、佐以元米湯養陰逐濕、兩擅其長、元米即糯米也

濕熱證。數日後。汗出。熱不除。或痙。忽頭痛不止者。營液大虧。厥陰風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荆子、勾籐、元參、

生地、女貞子等味、

濕熱傷榮、肝風上逆、血不榮筋而痙、上升巔頂、則頭痛、熱氣已退、木氣獨張、故痙而不厥、投劑以息風爲標、養陰爲本、

濕熱證。胸痞。發熱。肌肉微疼。始終無汗者。腠理暑邪內閉。宜六一散一兩、薄荷三四分、泡湯調下、即汗解、

濕病發汗、昔賢所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除、蓋既有不可汗之戒、復有得汗始解之治法、臨證者、當

知變通矣、濕病仲景有法當汗出而解用麻黃加术湯麻黃赤豆湯、麻黃杏仁薏苡等湯、後世亦有羌活勝濕等湯、固非一概禁汗者、但表濕在表、必當汗解、濕熱在裏、必當清熱利濕、今以暑濕閉於腠理、故以滑石利毛竅、若邪閉於經者、又當通其經絡可知矣

濕熱證、按法治之、數日後、忽吐下一時並至者、中氣虧損、升降悖逆、宜生穀芽、蓮心、扁豆、米仁、半夏、甘艸、茯苓等味、甚者用理中法、忽然吐下、更當細審脈證有無重感別邪、或傷飲食升降悖逆、法當和中、猶之霍亂之用六和湯也、若太陰憊甚、中氣不支、非理中不可、

濕熱證。寸餘日後。左關弦數。腹時痛。時圊血。肛門熱痛。血液內燥。熱邪傳入厥陰之陰。宜仿白頭翁湯法。

熱入厥陰而下利、卽不圊血、亦當宗仲景治熱利法、若竟逼入營陰、安得不用白頭翁湯涼血而散邪乎、設熱入陽明而下利、卽不圊血、又宜師仲景治下利讝語用小承氣湯之法矣、

楠按仲景治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者、用黃芩湯、蓋以太少溫邪、會合於陽明之腑、熱迫水穀而下

利、故不治太少而用黃芩湯、專治陽明、則是熱入陽明而下利者、當宗黃芩湯法也、若治下利讝語用小承氣者、是厥陰熱利、因腸中有燥屎、閉其熱邪而讝語、故用小承氣下燥屎、若無讝語、即無燥屎、則不當用承氣矣、黃芩湯證、在前卷溫病篇、小承氣證、在傷寒厥陰篇、詳究本篇義理自明也、

濕熱證。十餘日後。尺脈數。下利。或咽痛。口渴。心煩。下泉不足。熱邪直犯少陰之陰。宜仿猪膚湯涼潤法。

同一下利、有厥少之分、則藥有寒涼之異、謂厥陰宜寒、少陰宜涼也然少陰有便膿之候、不可不細審也、仲景論中厥陰有熱利、而無寒利、以厥陰爲風木、而有相火、邪入之則化熱也、少陰直中風寒、則寒利厥逆、用四逆等法、回陽散寒、其由陽經傳入之邪、而化熱、及溫病伏邪將發、而咽痛下利、皆爲熱邪也、少陰便膿血、仲景用桃花湯、以邪熱在少陰、而太陰虛寒也、猪膚湯方、見前仲景溫病證治篇、

濕熱證、身冷、脈細、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濕中少陰之陽、宜人參、白术、附子、茯苓、益智等味、胸痞舌白當加厚樸半夏或干薑、恐參术太壅氣也、渴者濕遏陽氣、不化津液、以上升、非熱也、前卷仲景治寒濕各條、理法甚詳也

此條濕邪傷陽、理合扶陽逐濕、口渴爲少陰證、烏得妄用寒涼耶、津液出於舌下少陰經之廉泉穴、故凡少陰受邪、津液不升則渴也、

暑月病初起、但惡寒、面黃口不渴、神倦四肢懶、脈沉弱、腹痛下利、濕困太陰之陽、宜仿縮脾飲、甚則大順散、來復丹等法、仲景云、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今濕重惡寒不發熱、卽爲太陰證之陰暑也、如或肢冷脈細、必須進附理中法、

暑月爲陽氣外泄、陰氣內耗之時、故熱邪傷陰、陽明消爍、宜清宜滋、卽所謂陽暑證、屬陽明者也、太陰告困濕濁

酒浸宜溫宜散古法最詳醫者鑒諸濕熱證按法治之諸證皆退惟目瞑則驚悸夢惕餘邪內留胆氣不舒宜酒浸郁李仁薑汁炒棗仁猪胆皮等味

滑可去著郁李仁性最滑脫古人治驚後肝系滯而不下始終目不瞑者用之以下肝系而去滯此證借用良由濕熱之邪留於胆中胆爲清淨之府藏而不瀉是以病去而內留之邪不去寐則陽氣

行於陰胆熱內擾肝魂不安用郁李仁以泄邪必用酒浸者酒入於胃先走於胆也棗仁之酸入肝安神而製以薑汁者安神而又兼散邪也肝性喜涼散棗仁薑汁太溫似宜酌加涼品

濕熱證曾開泄下奪惡候皆平獨神思不清倦語不思食溺數脣齒乾胃氣不輸肺氣不布元神大虧宜入參麥冬生穀芽川石斛木瓜生甘艸鮮蓮子等味

開泄下奪惡候皆平正亦大傷故現證多氣虛之

參理合清補元氣若用膩滯陰藥去生便遠

濕熱證四五日忽大汗出手足冷脈細如絲或絕口渴莖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語亮乃汗出過多衛外之陽暫亡濕熱之邪仍結一時表裏不通脈故伏非眞陽外脫也宜五苓散去朮加滑石酒炒川連生地芪皮等味以口渴莖痛兩端知其邪結以神清語亮知其非脫證也

此條脈證全似亡陽之候獨於舉動神氣得其眞情噫此醫之所以貴識見也五苓散方見前第六卷霍亂篇

濕熱證。發痙。神昏。獨足冷。陰縮。下體外受客寒。仍宜從濕熱治。只用辛溫之品。煎湯熏洗。

陰縮爲厥陰之外候、合之足冷、全似虛寒、乃諦觀本證、無一屬虛、始知寒客下體、一時營氣不達、不但證非虛寒、并非上熱下寒之可擬也、仍從濕熱治之、又何疑耶、發痙神昏、邪犯肝心、若邪重內閉、厥陰將絕、必囊縮足冷、而舌亦卷、是邪深垂死之證、本非虛寒、今云由外受客寒、更當詳細察問爲要、

濕熱證初起。壯熱。口渴。脘悶。懊憹。眼欲閉。時譫語。濁

邪蒙閉上焦。宜涌泄。用枳殼、桔梗、淡豆豉、生山梔、無汗者。加葛根、

若病退後、脘中微悶、知饑不食、是餘邪蒙繞上焦、法當輕散、餘邪不淨自無壯熱譫語等證、必與初起邪勢重者形狀不同、此則濁邪蒙蔽上焦、故懊憹脘悶、眼欲閉者、肺氣不舒也、時譫語者、邪逼心包也、若投輕劑、病必不除、經曰、高者越之、用梔豉湯涌泄之劑、引胃脘之陽、而開心胸之表、邪從吐散、若舌苔薄而滑者、爲無形濕熱、可以吐散、如舌苔厚而有

根、濁邪瘀結、須重用辛開苦降、如吐之、

邪結不得出、反使氣逆、而變出他證也、

濕熱證。經水適來。壯熱。口渴。讝語神昏。胸腹痛。或舌無苔。脈滑數。邪陷榮分。宜大劑犀角、紫艸、茜根、貫仲、連翹、銀花露、鮮菖蒲等味、

熱入血室、不獨婦女、男子亦有之、不第涼血、并須解毒、然必重劑、乃可奏功、仲景云、陽明病、下血讝語者、此爲熱入血室、卽指男子而言、故無經水適來之語、其論婦女者、義詳少陽篇、若葉氏溫病論辨治熱入血室甚詳細

熱證。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榮分。走竄欲泄。宜

大劑犀角、生地、丹皮、赤芍、連翹、紫艸、茜根、銀花等味、

汗血、卽張氏所謂肌衄也、內經謂熱淫於內、治以鹹寒、方中當增入鹹寒之味。此說未知何人所註、亦甚有理也、

熱逼而上下失血汗血、勢極危而猶不卽壞者、以毒從血出、生機在是、大進涼血解毒之劑、以救陰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血止後、須進參芪善後、

濕熱證。七八日。口不渴、聲不出。與飲食亦不却。默默不語。神識昏迷。進辛開涼泄。芳香逐穢、俱不效。此邪

入厥陰。主客渾受。宜仿吳又可三甲散。醉地鼈蟲、醋炒鼈甲、土炒穿山甲、生天蟲、柴胡、桃仁泥等味、

暑濕傷陽氣、然病久不解、必及於陰、陰陽兩困、氣鈍血滯、而邪不得外泄、遂深入厥陰、脈絡凝瘀、使一陽不能萌動、生氣有降無升、心主阻遏、靈氣不通、所以神識不清而昏迷默默也、破滯通瘀、斯絡脈通而邪解矣、一陽者少陽生氣也

濕熱證。口渴。苔黃起刺。脈弦緩。囊縮。舌硬。譫語。昏不

知人。兩手搐搦。津枯邪滯。宜鮮生地、蘆根、生首烏、鮮稻根等味、若脈有力、大便不通者、大黃亦可加入、胃津劫奪、熱邪內據、非潤下以泄邪則不能、故仿承氣之例、以甘涼易苦寒、正恐胃氣受傷、胃津不復也、囊縮舌硬、讝語神昏、搐搦、其邪已深入厥陰危篤之證也、苔黃起刺、濁結陽明而熱極、甘藥守而不走、恐濁結難開、如不用大黃、亦當加枳樸之類、辛開苦降、以開其結、

柳按、濕熱之邪、每多發黃、今薛氏辨論共三十五條、未及發黃之證、當於前第六卷中、仲景論治濕

熱各條參合觀之

附方

涼膈散

方見前第六卷葉氏溫病論

大承氣湯

方見前第六卷痙病篇

達原飲

檳榔　艸果　厚樸　知母

黃芩　芍藥　甘艸

右七味、分兩多寡、隨宜酌定、水煎、溫服、

溫胆湯

方見前第六卷葉氏溫病論

碧玉散

水飛滑石六兩　甘艸一兩　水飛青黛一兩

右研細末、白飲調服、去青黛、名六一散、

理中湯

方見前第十六卷霍亂篇一作理中丸

六和湯

砂仁　半夏　杏仁　人參　甘草

赤茯苓　藿香　白扁豆　木瓜　香薷

厚樸　加薑棗煎服、分兩多寡隨宜酌定、

白頭翁湯

白頭翁二兩　秦皮三兩　黃連三兩　黃柏皮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考本艸白頭翁、秦皮、各列品類、而今世所用、乃於柴胡中揀出柴皮頭有白毛者、爲白頭翁、以防風細辛之紮縛爲秦皮、余謂白頭翁沾柴胡之氣、可入少陽、秦皮沾細辛之氣、可入少陰、但不知漢時採藥、是否如此也、

黄芩湯

方見前第十六卷溫病篇

縮脾飲

砂仁　草果　烏梅　甘草　扁豆

干葛　右六味、水煎服、

大順散

甘草 三兩　乾薑 四兩　肉桂 四兩　杏仁 四兩去皮尖

右先將甘草、同白砂炒微黃、次入生乾薑同炒、令薑裂、又入杏仁同炒、合杏仁不作聲爲度、去白砂、合桂爲末、每服二三錢、水一鍾、煎數沸、溫服、白砂、按本草即河砂也、　按此方、治太陰濕盛之陰暑

證也、

來復丹

太陰玄精石 一兩 倭硫黄 一兩 硝石 一兩即焰硝同硫黄爲末微炒結成砂子 橘紅 二錢 青皮 二錢 五靈脂 二錢澄去砂炒令煙盡

右爲末醋糊丸、每服二錢、空心米湯下、

人有素來上盛下虛者、暑濕濁邪壅於中宮、氣不升降、攻補難施、惟來復丹、能旋轉陰陽、使濁邪上解、元氣下復、故名來復、以其玄精、硝石、硫黄、皆天

地陰陽之精氣所結、橘紅青皮、利氣祛濁、靈脂入血、以破瘀結、故能使三焦通達、陰陽轉輸、而邪解正復也、凡虛而有濁邪者皆宜不獨治暑病而已、

備用方

漿水散　治陰暑證就陰地掘坑汲淨水傾坑中攪之候澄淸名地漿水

桂枝　乾薑　附子製　甘艸炙各五錢

良薑一錢　半夏製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三五錢、用土漿水二盞煎一盞、連渣服、甚者三四服、微者、

二三服、

王晉三曰、土漿水、功專去暑濕、解渴熱、故以名方、夏月暴瀉亡陽、汗多腹冷、氣少脈微、君以桂枝、乾薑、附子、迎三焦之陽、內返中焦、臣以炙草、土漿奠安陰氣、俾微陽有所歸附、仍佐以半夏通經、良薑通絡、爲之交通上下、旋轉陰陽、庶陽氣有運行不息之機、而後元神可復、

冷香飲子　治陰暑證

炮附子一錢 陳皮一錢 炙艸一錢 艸果一錢同吳茱炒黃黑
生薑十片 右用水一盞、煎滾即濾、井水頓冷服、

王晉三曰、冷香飲子治霍亂陰陽睽隔、煩躁脈伏者、艸果陳皮、溫脾去濕、定嘔炙艸生薑、奠安脾經陰陽、以炮附子通行經絡、交接上下、用飲子者、輕清留中也、冷服者、從而行也、

清暑益氣湯、治氣虛而暑邪輕者

人參五分 麥冬五分 五味子九粒 黃芪五分

炙艸二分　白朮五分　茅山朮一錢　升麻一錢
葛根二分　陳皮五分　小青皮二分半　神麴五分
澤瀉五分　當歸二分　黃栢二分　右用水二盞煎
一盞溫服、
王晉三曰、此方東垣治夏月襲涼飲冷內傷脾胃、抑遏眞陽、而外傷暑濕、上焦心肺先受之、亟宜益氣不令汗泄、以亡津液、參芪炙艸之甘補元氣、退虛熱、麥冬之涼滋水源、淸肺熱、五味之酸瀉肝火、

收肺氣、白术澤瀉上下分消其濕熱、陳皮青皮理脾氣而遠肝邪、升麻葛根蒼术、助辛甘之味引清氣以行陽道、俾清氣出於脾、右遷上行、以和陰陽、濕勝則食不消、用炒神麯以消痞滿、熱勝則水涸、用黃柏補水虛、以滋化源、若膏粱之體、飲食房勞、而爲暑所中者、當清解與補益兼施、宜以此方爲準則、

桂苓甘露飲 此兩清濕火之佳方也

茯苓 澤瀉各一兩 猪苓五錢 白朮五錢 肉桂五錢

甘艸二兩 滑石四兩水飛 石膏二兩 寒水石二兩名凝水石一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溫湯調服新汲水亦得生薑湯尤良

王晉三曰濕爲陰邪全賴太陽氣化以利小便莫若五苓散爲當若熱在濕下者則爲粘著之邪又當寒燥以勝之莫若三石之功捷滑石性雖重而味淡故能上利毛腠之竅以清水濕之源石膏辛

表入胃辛能發汗寒以勝熱故能泄中焦之熱出走膀胱凝水石辛鹹入腎爲鹽之精故能涼血滌熱從小便而出也

二妙散 濕重太陰挾熱者宜之

茅山蒼朮生用 川黃柏炒焦

右爲末用生薑煎湯調服

王晉三曰蒼朮生用入陽明能發二陽之汗黃柏炒黑入太陰能除至陰之濕一生一熟相爲表裏

治陰分之濕熱有如鼓應桴之妙、

蒼朮石膏湯 此即白虎湯加蒼朮去粳米也亦兩清太陰陽明濕火之法

蒼朮五錢 石膏三錢 知母錢半 甘艸一錢 水煎服、

王晉三曰、濕溫從三焦而傷肌肉、為太陰陽明所屬、故四肢沉重、身熱汗多、不欲飲水、治以蒼朮石膏、剛劑燥之、又得石膏知母辛鹹降之、以甘艸佐蒼朮、知母佐石膏、剛柔相配、不傷臟腑之正氣、雖與白虎湯相似、其義各有微妙、

卷七終